

雪燃
作品



中国首部以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
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他，是千万民工家庭滞留在乡村的痛，
他，幼小的心灵已装满太多冷漠的伤。

言行——怪僻、忧郁、易怒、谎言，是他们的自我保护方式；

事件——溺水、贩毒、强奸、卖淫，与他们存在莫名的关联。
生命中没有不能承受之重，

生命中只有不能承受之殇。

雪燃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离殇/雪燃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4

ISBN 978 - 7 - 221 - 08933 - 5

I. ①离…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6200 号

离殇

作 者 雪 燃

责任编辑 杜培斌 耿 芸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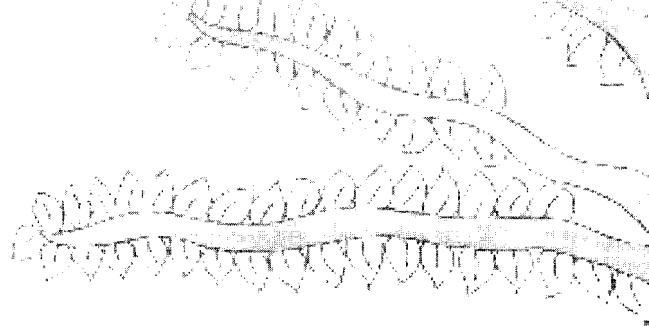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32 千字

印 张 18.25

定 价 28.00 元



楔子

何奶奶今天起得特别早，她把馒头蒸好，又把煮熟的盐蛋放进冷水里浸泡，之后，她又给儿子和儿媳各煮了一碗荷包蛋，这才去儿子的房间叫他起床。儿子和儿媳已经起床了，儿子正忙着收拾东西，儿媳坐在床边奶孙子。

“德强，先把早饭吃了吧。”何奶奶轻声说，“馒头都蒸好了。”

“妈，我知道了。”儿子看都没有看她一眼，只顾着收拾行李。

何奶奶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见儿子还是只顾收拾东西，于是她又轻声说：“先吃了吧，都要冷了。”

儿子和儿媳吃过早饭，何奶奶就抱着孙子站在一边。“玉琼，这娃娃还小，还在吃奶，你还是过一段时间再走嘛。”何奶奶非常小心地说。

儿子和儿媳只顾吃，没有理会何奶奶在说什么。这时孙女何谷子从床上爬起来，“奶奶，你们吃什么啊？我要吃。”何谷子揉着眼说。

“谷子听话，让你爸爸妈妈先吃，他们要去镇上坐车进城。”奶奶哄何谷子说。何谷子闹着：“我也要去城里，我也要去嘛！”

妈妈把何谷子牵到自己的身边，从碗里夹了一块馒头给她，说：“谷子乖，呵，听妈妈的话，你和奶奶就留在家里，妈妈和爸爸去城里挣钱，回来给你和奶奶修一幢全村最漂亮的楼房……”妈妈话还没说完，何谷子就说：“我不要楼房，我要妈妈。”妈妈牵着她的手说：“傻娃娃，没有楼房我们以后去哪里住？”

奶奶也过来说：“谷子乖，来，过来，听奶奶的话，让妈妈吃饭。”何谷子被奶奶拉过来站在一边，奶奶说：“听话，呵，好好读书，等你长大了，妈妈就接你去城里上学，城里可漂亮了，到处是高楼……”

临出门时，妈妈从行李包里拿出一张相片，这是何谷子五岁那年和爸爸妈妈一起照的。妈妈说：“想我们的时候你就看看相片嘛。”何谷子问：“弟弟呢？我要弟弟留在家里。”妈妈笑着说：“弟弟就留在家里，你要好好带弟弟哟，爸爸妈妈会经常回家来看你们的。”

村里没有客车，爸爸妈妈只能走路到镇里去坐车。何奶奶牵着何谷子，一直把儿子儿媳送了很远。“天快下雨了，妈，你们还是回去吧，我们挣了钱就会回来的，咱家的房子已经好久没有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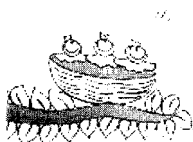
何奶奶早已泪眼婆娑，说：“嗯，娘就等到你们回来，你们一定要小心，尤其是玉琼，才生了二毛，更要注意身子骨，不要做重活，德强你要好好照顾她。”

儿子说：“妈，你就放心嘛，我给玉琼找的工作很轻松，用不着下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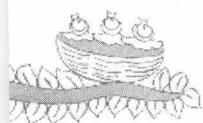
何奶奶脸上露出了笑意：“妈这就放心了，男人在外一定要体贴自己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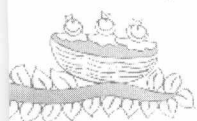
儿媳把孙子交给了她，何奶奶紧紧搂在怀里，生怕有个闪失。“妈，我和德强不在家，两个娃儿就全靠你了。”

何奶奶怀里抱着孙子，和孙女站在路上，看着儿子和儿媳的背影远去……



第十九章	124
第二十章	133
第二十一章	139
第二十二章	146
第二十三章	155
第二十四章	162
第二十五章	170
第二十六章	181
第二十七章	190
第二十八章	200
第二十九章	208
第三十章	215
第三十一章	222
第三十二章	230
第三十三章	238
第三十四章	245
第三十五章	253
第三十六章	261
第三十七章	270
尾声	277
后记:关注留守儿童就是关心农村的未来	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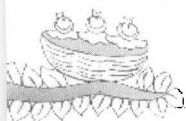
没时间回家，就连打电话的工夫都没有了。

太阳很快就落到山那边去了，山巅上只剩下一抹红黄相间的亮光。何奶奶提着木桶从猪圈里出来时，何二毛坐在门坎上，一边揉眼一边哭着喊姐姐，何奶奶放了木桶紧赶几步上前，弯身抱起何二毛。何二毛是何奶奶唯一的孙子，德强是三代单传，她就何二毛这么一个传宗接代的孙子，为此，何奶奶对何二毛疼爱有加，呵护备至，甚至胜过了自己的生命。

何二毛并不买账，他不要奶奶抱，他挣脱奶奶又哭着到房前屋后找姐姐。何奶奶朝着屋里喊：“谷子，谷子，快来带弟弟。”喊了几声，不但没有看见何谷子的影子，就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何奶奶有点生气了。今天是礼拜天，她知道何谷子不上学，平时何谷子就贪睡，何奶奶想：二毛都起床了，你还要贪睡个啥子？你看我不打烂你屁股才怪。于是，何奶奶气冲冲进屋，嘴里大声骂：“谷子，你这个短命死丫头，你还不快点给我起来，天都快黑了。”何奶奶掀开床上的蚊帐，吃惊地发现，何谷子并不在床上。何奶奶断定这死丫头准是又伙同那几个野小子到河里洗澡了，生气地顺手操起一根竹竿，风风火火地就往河边走：“你这个短命丫头，看我今天不打断你的腿才怪。”何二毛站在屋后的土坎上，一边哭一边撒尿。何奶奶拉起何二毛说：“走，二毛，奶奶今天要好好收拾你姐姐。”

清水河距离何奶奶家差不多有一公里路，等何奶奶拉着何二毛来到清水河边时，太阳已把它最后的一点点余晖都藏起来了。

夜幕降临，天边那轮圆月很亮，汨汨流淌的河水在月光下波光粼粼，两岸的竹木也成了剪影。河岸静悄悄，哪有何谷子和她的伙伴？何奶奶对着空旷的河面大声喊：“谷子，谷子你在哪里……”只有何奶奶的回声轻轻荡漾在河面上空。“这个短命丫头，又跑到哪里去了？”何奶奶更加生气了，“这鬼丫头，真是没办法管了，就跟男娃娃一样，像个野孩子。你不听话就算了，等你爸爸打电话来，我要告你的状，等他回来好好收拾你。”何奶奶骂过之后，又对着河对面大声喊：“谷



子——”何二毛也喊：“姐姐——”见不到何谷子，何奶奶有点急了，在河边站了很久，确认何谷子不在河边后，她又拉着何二毛往回走。可是何二毛耍赖，他要奶奶背，不管何奶奶怎么哄，他都不肯自己走，何奶奶只好把他背在背上。何二毛虽说只有7岁，但身体长得墩实，何奶奶背着他走路非常吃力。

何奶奶没有去镇上，镇上离大石村有点远，她带着何二毛不方便，再说何二毛也饿了，不能把他饿着了，他可是何家唯一的香火传人。何奶奶心想，那个野丫头死了才好呢，免得让我淘神，反正她迟早都是要嫁人的，迟早都是别个的人，我现在管她也是白管，女人只要嫁人了，有了娃儿了，自然就温顺了。

饭煮好了，菜也弄好了，可是谷子还没有回家。何奶奶很气恼：“这野丫头，我不好好收拾你才怪呢。”她把做好的饭菜给谷子留了一碗，然后才允许何二毛吃。“姐姐的香肠比我多。”何二毛伸出筷子去夹，何奶奶顺手用筷子打开何二毛的手，何二毛“哇哇”大哭起来。何奶奶心里本来就烦躁，何二毛这么一哭，她更烦了，冲着何二毛大声吼：“哭，哭，就知道哭，你爸爸妈妈也不回来看你们，我早就不想带你们了，还是叫你爸爸妈妈带你们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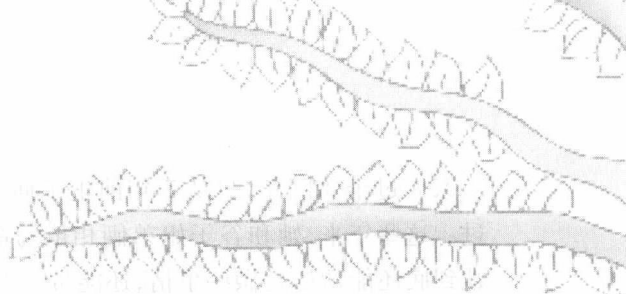
“何奶奶，你家谷子在家吗？”这时候，门外有人在问她。何奶奶转身，见门外站着李爷爷。她马上笑着迎过去说：“我正在等我家谷子呢。怎么的，你家光强也没回家吗？”

“一个下午都没有见到人哩，不晓得又到哪儿去了。”李爷爷说：“我是想来看看光强是不是在你家玩哩，他平时就喜欢和谷子他们一起耍。”

“没有见他呢。我家谷子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我都去河边找过了，没人。”何奶奶说：“你家光强是不是去镇上网吧了？”

“这么晚了，网吧也该关门了吧。”李爷爷正说着，村里的高音喇叭响起来了：“黄冬冬，黄冬冬，请你听到广播后马上回家，你爷爷奶奶在等你吃饭。”

一家人过个团圆年，自从7年前生了何二毛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些年来，她和谷子姐弟俩相依为命。何谷子虽说调皮捣蛋，但她到底还能帮奶奶做些事情，还能带二毛，何奶奶生病了，她还能扶着奶奶去村医务室看医生，能端茶递水照顾奶奶。何谷子姐弟俩就是何奶奶的精神支柱。何奶奶想，如果没有了谷子这根支柱，自己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想到这里，何奶奶不寒而栗，她觉得自己对不起谷子，平时就只晓得打她骂她，明明自己心里是疼爱着她，可就是爱打爱骂，何奶奶想：谷子会恨我吗？她知道奶奶爱她吗？



第二章

深夜，石房镇汽车站。

林加锋带着两名民警敲开了车站值班室的门，开门的是一位中年男子，林加锋说明来意并递上几个失踪孩子的照片，中年男子头摇得像拨浪鼓，说：“没看见。”

林加锋又到车站附近的几家旅馆询问，仍然没有结果，但他不甘心，又去敲车站附近几家百货店的门。群利商店的王新建老板仔细端详了照片后说：“这几个孩子我都见过，我认识哩。”

林加锋喜出望外，忙说：“快告诉我，你最后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

王新建说：“就今天下午啊，大概是两点多钟吧。”

“当时他们身边有没有大人一起？”林加锋追问道。

王新建回忆说：“好像没有吧，就几个小毛孩，说他们要去广州，问我去广州的车票要多少钱一张。对了，我这里挂有一张牌子，我在为县汽车站代销长途车票，他们可能是看到牌子上有广州的车才来问我的。”

林加锋问：“那他们买车票了吗？是不是坐了汽车？”

“没有买票，说汽车好贵，要去坐火车。”王新建指着谷子的照片说：“对了，这个女孩前几天就来问过，她说她爸爸妈妈在广州打工，想去广州找他们……”

林加锋打断他的话说：“好吧，我明白了，谢谢你配合。”林加锋说完右手一挥，对两位民警说：“走，到火车站！”

山泉火车站离县城有近两公里路，车站虽说不大，却是铁道上两省的联结点，凡是进出的客运列车都要在这里停上两三分钟。

初秋的夜晚，空气异常闷热，候车室里人声嘈杂。开往广州的 123 次列车还有 20 分钟就要进站了，等待检票进站的旅客已在 3 号检票口排成了长龙。林加锋仔细搜索何谷子他们的身影，可在这条长龙中并没有他们要寻找的孩子，难道孩子们已经离开了？或者他们乘坐的是长途汽车？林加锋这样想着，但他并没有放弃，他又把目光投向候车室的长椅。此时已是子夜时分，大多数候车的旅客都在椅子上或躺或卧地睡着，候车室里灯光幽暗，如果不仔细辨别是很难看清面部的，林加锋和两个民警在不惊动旅客的情况下逐一排查。

在候车室的转角处，林加锋发现了 4 个孩子，这 4 个孩子相互依偎着已进入了梦乡。林加锋暗自惊喜，他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再拿出照片仔细辨认，对，没错，他要找的就是这 4 个孩子。林加锋忙叮嘱两位民警盯着他们，他大步走出火车站，给大石村村长李长福和大石村小学的何校长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孩子找到了，要他们到石房镇等着接人。

林加锋伸手轻轻摇了摇黄冬冬的手臂，黄冬冬睁开眼，发现站在面前的是警察叔叔，心里“咯噔”一下，忽地站起来，惊恐地看着林加锋。林加锋用严厉的目光盯着黄冬冬，指着其余三人问：“他们都是你的同伴吧？”黄冬冬说：“他们都是我们村的……”没容他说完，林加锋又说：“把他们叫醒，跟我一起到派出所。”

黄冬冬更加惊恐，嘴巴张了张，想问为什么，但又没敢问出口。

其余 3 个孩子醒来后，发现面前站着警察，都面露惊恐。林加锋用严肃的口吻说：“快把东西带上跟我们到派出所。”

孩子们什么都不敢问，乖乖地拿好自己随身的东西跟着林加锋上了警车。

石房派出所里，何校长、周老师和李村长早就等候在接待室了，见孩子们安全归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周老师冲上去拉着何谷子说：“何谷子，你……”可是周老师话还没说完，何谷子就重重地挥开了她的手，恼怒地说：“我要去找妈妈，不要你来管！”

来也只有 250 多元,只够买两张车票。于是他们又商量等天亮以后,到县城里去打工,等凑够了钱再去广东。听了孩子们的讲述,林加锋既感到孩子们可怜,又觉得孩子们的行为可笑。林加锋说:“你们想爸爸妈妈了,我能够理解,但你们这种瞒着大人去找爸爸妈妈的行为,我认为是不对的。你们不好好想想,万一你们遇上了坏人怎么办?万一被人贩子卖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你们就可能永远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你们说,如果真遇到坏人了,你们怎么办?”

“我要和他搏斗。”何谷子马上说,“像电视里的警察叔叔一样。”

林加锋又问:“如果你打不过他们呢?”

孩子们缄口不言了。

林加锋笑笑说:“其实啊,你们的爸爸妈妈同样也在想你们,他们出门打工都是为了什么呀?还不是为了多挣钱供你们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等挣到钱了,就是你们不去广州找他们,他们也会回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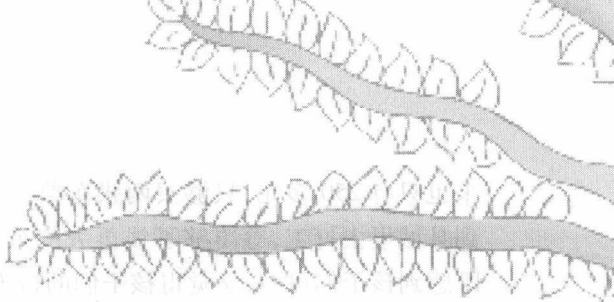
何谷子“嗖”地站起来说:“我妈妈和爸爸已经 7 年没有回来了,你骗我,他们不会回来的。”

李光强说:“我妈妈也很久没回来了。每次都是我爸爸回来,他一回来就打我,我就想我妈妈……”

“我妈妈、爸爸也是两年没回来了,我好想他们……”穆青月伤心地哭了。

林加锋心里有点难过。这些年来石房镇 75% 的青壮年劳动力,都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去了,孩子们大都由老人抚养,目前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老人和儿童两大弱势群体,有人戏称“九九六一”部队。有的父母在外打工,三年五载也不回家,有的孩子长到七八岁了还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到底是什么模样,这些孩子也真够可怜的,从小就得不到父母的关爱。也难怪孩子们要偷偷去城里找父母,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林加锋心里像塞了什么东西似的难受,鼻子发酸。

林加锋和李村长他们商量决定,今晚就让 4 个孩子在派出所里休息,等天亮后再送他们回家。



第三章

大石村小学座落在村东头的大石坝,教学楼是15年前建的。现在看上去虽说陈旧了些,但在这绿色大山的怀抱里,仍然比周围的民房显得有气势,特别是教学楼上永远飘扬着的五星红旗,在青山的映衬下更加鲜艳夺目。

大石村以前是大石乡,15年前撤乡并镇后,大石乡划归石房镇,是石房镇管辖的一个自然村,现在的村委会办公楼就是昔日的乡政府办公楼。以前,这里每隔两天要赶一次集,方圆数十里的村民和小商贩,便会聚集在这里进行商品交易。商贩的贸易往来,给大石村注入了蓬勃生机,但撤乡并镇后,以前的乡政府搬走了,特别是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后,大石村日渐萧条,到后来连每两天一次的赶集都被取消了。

15年前的大石乡,不但有小学,还有中学,这里距石房镇近,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好,很多优秀老师都愿意来这里教书,那时候生源好,有一年,仅初中毕业班就有四个班。可是,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如今的大石村就只剩下这个村小了,而且还是石房镇中心小学的分校,每个年级也只有一个班,三年级那个班仅有18名学生。

针对何谷子等4名学生私自外出找父母的事件,大石村召开了一次家长会。家长会定在下午两点钟召开,可是快到3点了,也没有几个家长来。何谷子所在的六年级班算是家长来得最多的,25名学生,

来了21名家长。班主任周佳惠是3年前才从县师范学校毕业的,她走上讲台,发现下面在座的家长全都是孩子们的外公外婆或爷爷奶奶,有几位家长还把活儿带进了教室。只有刘欢欢的爸爸是全班唯一的一个“正宗”家长,他对周老师说:“我这叫没本事,有本事的人都在外面挣钱了,哪个还有时间来开家长会?”

“钱要挣,可娃儿也要管。”周佳惠说,“你挣钱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娃儿有好的学习条件,受好的教育,过好的日子,有好的前途吗?”

刘欢欢爸爸却说:“我哪里管得到那么多哟,上代哪里管得到下代的事?我老爸老妈不就是这样管我们的吗?我们还是长大了。只要娃儿吃饱穿暖、身体好就行。”

“周老师,今天你是不是要讲那4个娃儿去找父母的事情?”还没等周佳惠讲话,坐在下面的家长就七嘴八舌地问开了。

“周老师,我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他们的父母不回家,娃儿想父母了,是很正常的事嘛。”

周佳惠用黑板擦在讲台上拍了几下,响声过后,下面的家长才安静下来。周佳惠说:“你们都是学生的家长,学生在家里的衣食住行都要靠你们,学生的父母不在家,你们就是他们的第一监护人,如果娃儿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你们也不好向他们的父母交待……今天开这个家长会是想说说有关管好娃儿的事情……”

教室里又炸开了:“周老师,你要我们咋个管呐,学校管教育管学习成绩,我们管吃饭管穿衣睡觉,除了这些还有啥要管的?”

周佳惠说:“还要多关心关心娃儿的心理健康……”

“啥心理健康?只要娃儿不生病,身体好,不就是健康了吗?”

“心理健康就是要关心娃儿心里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做家长的要与他们及时沟通……”周佳惠耐着性子说。

何奶奶说:“娃儿心里想些啥子我哪里知道?就讲这次谷子去广州找她爸爸妈妈的事情吧,她不给我说,我咋会知道呢?”

周佳惠哭笑不得,她知道自己是没办法和这些爷爷奶奶们沟通的,她讲了一些诸如要注意安全别让娃儿下河洗澡,秋天来了,传染病

多,要讲卫生,别传染疾病之类的话后就宣布散会。

爷爷奶奶们在学校开会,何谷子、李光强、黄冬冬他们就趁机溜出学校,来到清水河上游的茄子溪捉鱼。他们在岸边架起一堆火,把捉到的鱼用树枝穿起来放在火上烧烤,再放上麻辣调料。黄冬冬说他跟爸爸在城里吃过烧烤,那个老板就是这样烤的。李光强说:“这叫喝夜啤酒,我都喝过的。城里人最喜欢吃烧烤喝啤酒。”

李光强说:“我就知道我爸爸在外面挣了钱,在广州那里过神仙生活,就把我和爷爷扔在村里,总有一天我要去找他,我也要过他那种快活的日子。”

“我就一直在想,派出所的林所长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广州的,又是怎么知道我们在火车站的?”黄冬冬说。

李光强说:“一定是有人告了密嘛,要是我知道是哪个傻儿告的密,我非打死他不可。”

“会不会是穆青月?”何谷子问。

李光强说:“不会吧,她不是跟我们一路的吗?她也要去找她妈妈,不会是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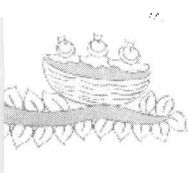
“那就该是刘子号了,刘子号知道我要去广州找我妈。”何谷子说,“那天我去镇上打听到广州的车,刘子号就和我一路去的。”

“那一定是他了。”李光强咬牙切齿地说,“狗日的刘子号,竟敢出卖老子,看我不扒了他的皮才怪。”李光强从地上站起来说,“走,去刘子号家找他狗子,老子要让他知道出卖朋友是什么下场。”

黄冬冬挡住他:“还是别去嘛,你去他家,他爷爷奶奶都在,你就不怕吗?”

“怕什么怕?他爷爷那个老头子能打得过我吗?”李光强挥挥手说,“走,跟我走。”李光强疾步在前,何谷子和黄冬冬极不情愿地跟了上去。

还没到刘子号家,李光强就大声喊:“刘子号,刘子号,你给老子出来!刘子号,你给老子出来!”



7岁的何二毛把院坝上的几只鸡赶得到处跑，鸡“咯咯”地惊叫个不停，何奶奶更觉得心烦，她操起竹竿去追何二毛，何二毛飞快地跑进屋里去了。何奶奶冲着屋里说：“好好把作业做好。”又转身对何谷子说：“谷子，你把锅里的猪食舀起来拿去喂猪，我去地里扯几根青菜回来煮汤。”

何谷子爽快地答应着，提着木桶进厨房舀猪食。喂了猪出来，奶奶又喊：“谷子，谷子，你去挑两挑水回来。”谷子又应着去屋后的崖下挑水。

吃了饭，夜已经很深了，何二毛和奶奶都睡了，何谷子才坐在饭桌前，在昏暗的灯光下做作业。

周末的下午，何谷子去穆青月家找穆青月玩，可是，穆青月被她奶奶锁在了房间里。奶奶说：“穆青月的妈妈来电话了，让把青月管严点，她怕青月再去广州找妈妈，所以每到周末就把青月锁起来，只有吃饭时才开门。”

穆青月隔着门哭着喊：“谷子，你救救我吧，我被奶奶锁起来了，想玩都玩不成了。”

谷子说：“我怎么能救得了你？我也怕我奶奶锁我。”

穆青月哀求她说：“那就陪我说说话吧，我很后悔那次跟着你们去广州，要不是那次，奶奶就不会这样锁我……”

穆青月奶奶不欢迎何谷子，她下了逐客令：“谷子，你还是回去带你弟弟吧，我把穆青月锁在家里，她正好做作业哩。”

穆青月把门拍得山响，一边拍门一边哭着说：“奶奶，你放我出来嘛，我以后再也不敢去找妈妈了，奶奶……”

“不是奶奶要锁你，是你妈妈叫我这样做的。”奶奶恶狠狠地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跟她交待哟。”

穆青月哭道：“谷子，你别走，你要救我。”

何谷子去求在院坝里编竹篓的穆青月爷爷。穆爷爷说：“小娃娃别多管闲事，你快回去吧，我就是怕你把我青月带坏了。”

